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论灵魂及其起源

[古罗马]奥古斯丁 著

石敏敏 译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论灵魂及其起源

[古罗马]奥古斯丁 著

石敏敏 译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灵魂及其起源 / (古罗马) 奥古斯丁著; 石敏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 包利民 章雪富主编)

ISBN 978-7-5161-7820-1

I. ①论… II. ①奥… ②石… III. ①基督教—教义—研究
②神学—研究 IV. ①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758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陈 彪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96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310千字
定 价 6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6 年再版序

我们对哲学的认识无论如何都与希腊存在着关联。如果说人类的学问某种程度上都始于哲学的探讨，那么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希腊的学徒。这当然不是说希腊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具优越性和优先性，而只是说人类长时间以来都得益于哲学这种运思方式和求知之道，希腊人则为基于纯粹理性的求知方式奠定了基本典范，并且这种基于好奇的知识探索已经成为不同时代人们的主要存在方式。

希腊哲学的光荣主要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这套译丛则试图走得更远，让希腊哲学的光荣与更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西塞罗、塞涅卡、爱比克泰德、斐洛、尼撒的格列高利、普卢克洛、波爱修、奥古斯丁等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编年史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罗马人，有些人在信仰上已经是基督徒，但他们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他们著作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在续写希腊哲学的光荣。他们把思辨的艰深诠释为生活的实践，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信仰的勇气，把城邦理念演绎为世界公民。他们扩展了希腊思想的可能，诠释着人类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

这套丛书被冠以“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之名，还旨在显示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冲突相生。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希腊已经不再是城邦时代的希腊，文明的多元格局为哲学的运思和思想的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希腊化罗马时代的思想家致力于更具个体性、

时间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哲学探索，更倾心于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塑造一种盼望的降临，在一个国家的时代奠定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在这个时代并且在后续的世代，哲学不再只是一个民族的事业，更是人类知识探索的始终志业；哲学家们在为古代哲学安魂的时候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图景，在历史的延续中瞻望终末的来临，在两希文明的张力中看见人类更深更远的未来。

十年之后修订再版这套丛书，寄托更深！

是为序！

包利民 章雪富

2016年5月

2004 年译丛总序

西方文明有一个别致的称呼，叫作“两希文明”。顾名思义是说，西方文明有两个根源，由两种具有相当张力的不同“亚文化”联合组成，一个是希腊—罗马文化，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国人在地球缩小、各大文明相遇的今天，日益生出了认识西方文明本质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不再停在表层，不再满足于泛泛而论，而是渴望深入其根子，亲临其泉源，回溯其原典。

我们译介的哲学经典处于更为狭义意义上的“两希文明时代”——即这两大文明在历史上首次并列存在、相遇、互相叩问、相互交融的时代。这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历史时代，大约涵括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八百年左右的时期。对于“两希”的每一方，这都是一个极为具有特色的时期，它们都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自己的原生地，影响别文化。首先，这个时期史称“希腊化”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余威之下，希腊文化超出了自己的城邦地域，大规模地东渐教化。世界各地的好学青年纷纷负笈雅典，朝拜这一世界文化之都。另一方面，在这番辉煌之下，却又掩盖着别样的痛楚；古典的社会架构和思想的范式都在经历着巨变；城邦共和体系面临瓦解，曾经安于公民德性生活范式的人感到脚下不稳，感到精神无所归依。于是，“非主流”型的、非政治的、“纯粹的”哲学家纷纷兴起，企图为个体的心灵

宁静寻找新的依据。希腊哲学的各条主要路线都在此时总结和集大成：普罗提诺汇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路线，伊壁鸠鲁/卢克莱修汇总了自然哲学路线，怀疑论汇总了整个希腊哲学中否定性的一面。同时，这些学派还开出了与古典哲学范式相当不同的、但是同样具有重要特色的新的哲学。有人称之为“伦理学取向”和“宗教取向”的哲学，我们称之为“哲学治疗”的哲学。这些标签都提示了：这是一个在巨变之下，人们特别关心人们自己的幸福、宁静、命运、个性、自由等等的时代。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哲学。那个时代的哲学会不会让处于类似时代中的今人感到更多的共鸣呢？

另一方面，东方的另一个“希”——希伯来文化——也在悄然兴起，逐渐向西方推进。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定居经商，带去独特的文化。后来从犹太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文化更是日益向希腊—罗马文化的地域慢慢西移，以至于学者们争论这个时代究竟是希腊文化的东渐、还是东方宗教文化的西渐？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是特质极为不同的两种文化，当它们终于相遇之后，会出现极为有趣的相互试探、相互排斥、相互吸引，以致逐渐部分相融的种种景观。可想而知，这样的时期在历史上比较罕见。一旦出现，则场面壮观激烈，火花四溅，学人精神为之一振，纷纷激扬文字、评点对方，捍卫自己，从而两种文化传统突然出现鲜明的自我意识。从这样的时期的文本入手探究西方文明的特征，是否是一条难得的路径？

还有，从西方经典哲学的译介看，对于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经典的译介，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可观的工作；但是，对于“两希文明交汇时期”经典的翻译，尚缺乏系统工程。这一时期在希腊哲学的三大阶段——前苏格拉底哲学、古典哲学、晚期哲学——中属于第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分别都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译介，但是第三阶段的译介还很不系统。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两希哲学的研究与译介传统是严群先生和陈村富先生所开创的，长期以来一直追求

沉潜严谨、专精深入的学风。我们这次的译丛就是集中选取希腊哲学第三阶段的所有著名哲学流派的著作：伊壁鸠鲁派、怀疑派、斯多亚派、新柏拉图主义、新共和主义（西塞罗、普鲁塔克）等，希望向学界提供一个尽量完整的图景。同时，由于这个时期哲学的共同关心聚焦在“幸福”和“心灵宁静”的追求上，我们的翻译也将侧重介绍伦理性—治疗性的哲学思想；我们相信哲人们对人生苦难和治疗的各种深刻反思会引起超出学术界的更为广泛的思考和关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在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中属于“早期教父”阶段。犹太人与基督徒是怎么看待神与人、幸福与命运的？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希腊人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什么干系？两种文明孰高孰低？两种哲学难道只有冲突，没有内在对话和融合的可能？后来的种种演变是否当时就已经露现了一些端倪？这些都是相当有意思的学术问题和相当急迫的现实问题（对于当时的社会和人）。为此，我们选取了奥古斯丁、斐洛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等人的著作，这些大哲的特点是“跨时代人才”，他们不仅“学贯两希”，而且“身处两希”，体验到的张力真切而强烈；他们的思考必然有后来者所无法重复的特色和原创性，值得关注。

这些，就是我们译介“两希文明”哲学经典的宗旨。

另外，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丛书中各书的注释，凡特别注明“中译者注”的，为该书中译者所加，其余乃是对原文注释的翻译；二是本译丛也属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成果。我们希望以后能推出更多的翻译，以弥补这一时期思想经典译介之不足。

包利民 章雪富

2004 年 8 月

中译本导言

一 研究奥古斯丁的背景

当代研究奥古斯丁 (Augustine) 的学者左便拿 (Hubertus R. Drobner) 指出: 许多世纪以来, 从中世纪到如今, 奥古斯丁在西方基督宗教中仍是最重要且研究者最多的作者, 仅次于圣经作者保罗。^① 至今为止, 估计研究奥古斯丁的书目有五万篇, 并且每年以 300—500 篇的速度增长。^② 奥古斯丁的重要性何在? 当代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 (Hans Küng) 的看法很值得参考。汉斯·昆在其著作《基督教大思想家》^③ 中讨论了七位重要的神学家, 其中之一即为奥古斯丁。基本上, 汉斯·昆是从基督宗教思想典范 (paradigm) 转移的角度来选取七位神学家, 从而展示出基督信仰本身所具有的活泼生命力与对应处境的适应性的。奥古斯丁是一个新典范的开启者, 在他的神学中我们看见的是基督教的典范转变, 从早期教会/希腊化典范转向拉丁/中世纪典范。^④ 基督

① Hubertus R. Drobner, "Studying Augustine: An Overview of Recent Research", in *Augustine and His Critics*, ed. Robert Dodars & George Lawles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8.

② Drobner, "Studying Augustine", p. 19.

③ 汉斯·昆:《基督教大思想家》, 包利民译, 香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5 年版。

④ 汉斯·昆:《基督教大思想家》, 第 68 页。

教思想史家冈察雷斯 (Justo González) 亦有相类似的表述:

奥古斯丁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他是最后一位古代基督教作家, 又是中世纪神学的先驱者。古代神学的主要流派汇合在他身上。从他身上发展起来的不仅是中世纪的经院主义, 而且还有 16 世纪的新教神学。^①

因此, 要了解西方基督宗教的思想, 奥古斯丁是一个不能随便忽略过去的人物。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奥古斯丁虽然并非第一位糅合希腊哲学与犹太—基督信仰的教父, 但其成就却是巨大和深远的, 影响继之而来的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发展, 使得犹太—基督信仰成为西方文化和哲学中不能割离出来的元素。奥古斯丁不但是中世纪哲学中的巨人, 持续影响至现代哲学如笛卡儿 (Descartes), 特别是马勒伯朗士 (Malebranche) 的思想, 而且影响了当代的宗教哲学如彭定加 (Alvin Plantinga) 和亚当斯 (Marilyn M. Adams) 的思想。换句话说, 透过奥古斯丁, 希腊哲学, 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 得以进入早期及继后的中世纪哲学, 并且在不同的论题上影响着现代哲学的发展, 如信念与权威、知识与光照、意志、人类历史的发展等。^②

傅伟勋对奥古斯丁在神学史及哲学史上的地位有极高的评价:

……耶教哲学的初度奠基, 应归功于中世纪第一位哲学家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354—430)。在圣奥古斯丁以前的教父时

① 胡斯都·L. 冈察雷斯:《基督教思想史》, 陈泽民等译, 金陵协和神学院 2002 年版, 第 360 页。

② 从哲学的角度介绍奥古斯丁可参见 Michael Mendelson, "Saint Augustine",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网址: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augustine/>。2004 年 1 月 5 日登上。

期，也曾产生过不少著名的神学家，……有的暗中摸索，企图借用古希腊形而上学思想建立耶教本身的哲学体系；有的执守耶教天启本位的信仰立场，极力抨击混淆希腊哲学与耶教教义的思想“叛徒”。然而通过理性之光澄清耶教教义的要求一直潜在着，酝酿着，终于到了圣奥古斯丁，才有正式的理论胎动与滋长。^①

专就奥古斯丁在哲学史上所占有的地位而言，他在整个中世纪哲学思想之中享有无上的权威，尤其由于奥氏的存在，柏拉图哲学曾在12世纪以前始终一枝独秀。至于接受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而构筑亚式神学体系的圣多玛斯亦曾深受奥氏思想的熏陶。德国哲学家欧依肯（R. Eucken）甚至认为奥氏思想较诸黑格尔或西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等人更具近代气氛。其余如马丁·路德的创立新教，以及笛卡儿“方法的怀疑”等等，无一不受奥古斯丁的思想洗礼。^②

奥古斯丁于西方文化，无论是神学还是哲学思想上，一言以蔽之，即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培（Karl Jasper）所言：“奥古斯丁处于西方基督思想中新旧传统交接之际，为新传统之创建者，其影响是非常大的。由于奥古斯丁，无数的哲学家乃能醒悟而了解到一种新的、原创性的思想。”^③

这篇序言目的在于介绍奥古斯丁的两本著作《论基督教教义》（*On Christian Doctrine*）和《论灵魂及其起源》（*On the Soul and Its Origin*）。

① 傅伟勋：《西洋哲学史》第七版，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79—180页。

② 同上书，第182页。

③ Karl Jasper, *The Great Philosophers: The Found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Ralph Manhei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2), p. 226. 中译引自卡尔·雅斯培《奥古斯丁》，赖显邦译，台北：自华书店1986年版，第147页。

笔者并非研究奥古斯丁的专家，但因为汉语学界对其研究不多，^① 也就不避浅陋，执笔为文，尝试串联编译相关资料，铺陈奥古斯丁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并引用当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阐释本文集所收两篇著作的思想要领，以帮助读者进入文章之中，明白这一神学巨人的心思意念。盼望在不久的将来，汉语学界有更多学者投身于翻译和研究奥古斯丁的行列之中，出版更高水平的学术作品，嘉惠神学界及哲学界，亦让人深入体会西方文化的发展自有其活水源头，并能在批判的吸收底下贡献于今日的东西方世界。

二 奥古斯丁生平^②

奥古斯丁全名为奥勒留·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e)，其简要的生平如下：

- 公元 354 年 11 月 13 日：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 (Tagaste)，父亲为柏提斯留士 (Patrieus)，母亲为蒙尼嘉 (Monnica)。
- 公元 360 年代及 370 年代：在马都拉 (Madauros) 及迦太基 (Carthage) 受教育，在塔加斯特教学，然后再往迦太基。在迦

^① 有关汉语学界对奥古斯丁的翻译与研究，参见王晓朝《中译本导言》，载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上册，王晓朝译（香港：道风书社 2003 年版），xxviii 页及 xxxvii 页。新近的研究尚有：梁寿华：《爱的联合——奥古斯丁基于三一神论之圣灵工作观》，收《圣灵工作的神学课题》，陈若愚主编，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 1996 年版，第 149—181 页。周伟驰：《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吴建华：《奥古斯丁》，收《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王晓朝主编，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6—304 页。吴建华：《自由意志、原罪与上帝的恩典——论裴拉鸠之争及其影响》，收入《宗教与文化——早期基督教与教父哲学研究》，陈村富主编，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1—233 页。

^② 本部分以奥当纽 (J. J. O'Donnell) 的 "Augustine of Hippo" 为文本撰写，文章见于奥古斯丁网页 <http://ccat.sas.upenn.edu/jod/augustine.html>，二〇〇四年一月六日登上。亦参其 "Augustine the African"，同一网页。中文简短介绍奥古斯丁生平的可参新近的吴建华《奥古斯丁》，第 266—280 页；王晓朝：《中译本导言》，第 xxi—xxv 页。奥当纽为奥古斯丁研究专家，著有 *Augustine* (Twayne Pub., 1985)，专研《忏悔录》，注释《忏悔录》共三卷 (1992)。

太基时父亲离世，并娶妻，生有一子。

- 公元 384 年：前往罗马发展其教学事业，同年到米兰（Milan）。
- 公元 386—387 年：放弃教学生涯，出版第一批但仍然存留的文学作品，受洗，决定返回非洲，公元 388 年回到家乡。其母蒙尼嘉中途于意大利离世。
- 公元 388—391 年：于塔加斯特过着文学及哲学沉思的生活，儿子离世。
- 公元 391 年：被迫担任希坡（Hippo）教会的长老（*Presbyter*，类似于教士的职位）。
- 公元 395—396 年：被按立为希坡的主教。
- 公元 397 年：写作《忏悔录》（*Confessions*）。
- 公元 411 年：最后公开击败多纳图主义（*Donatism*）；开始撰写《上帝之城》（*City of God*），并展开同佩拉纠（*Pelagian*）的论争。
- 公元 430 年 8 月 28 日：于希坡离世。

奥古斯丁于公元 354 年 11 月 13 日在塔加斯特〔现为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苏克—阿赫腊斯（*Souk-Ahras*）〕出生。这是一个罗马人聚居的城市，处于河谷之中，离海岸不过 40 英里。奥古斯丁的父母是罗马社会中受尊重的阶层，不用工作，但有时也会经济短绌。这个家庭为了让聪明的儿子受到最佳的教育，必要时不惜借贷。奥古斯丁至少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姊妹，但好像只有他受到教育。他先在塔加斯特学习，然后进附近的马都拉大学城，最后他到罗马在非洲的大城迦太基完成学业。

奥古斯丁首先在塔加斯特家中有限度地教学，然后前往迦太基以教师为职业。他教授修辞学、基本科学，让罗马有教养的人能够获取知识的满足。在迦太基这段时期，他写了一本哲学小书，希望能展示他的才华以助发展事业，不幸这书已经遗失。28 岁那年，奥古斯丁不满于如此平凡的日子，离开非洲前往罗马寻求更大的成就。他首先

得在罗马教书，等待机会被委任前往米兰当国家修辞学教授。米兰，常为当时帝皇的行宫，实际上成了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因此，这是一处发展事业的最好地方。奥古斯丁期望以他的才能至少应该可以当上一个省的统治官员。可是，奥古斯丁在米兰的事业却不顺利。两年后，他辞去教席，过了一段心灵寻索以及怠惰的日子，返回家乡塔加斯特。在家乡的日子里，奥古斯丁替家族管理财产，教养情人为他所生的儿子，并继续他昔日的文学及哲学沉思。由于他的儿子青年时即离世，所以他没有责任把家中的财产转交给任何人，于是他全然放弃家财，于36岁时找到自我，成为沿海城市希坡的初级神职人员，但表面上好像是被迫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这个转变并不突然。奥古斯丁很早就已经不断在认识基督宗教，而他在米兰事业的失败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宗教感。从那时开始，他的所有著作都由他的忠诚所推动，向一种正统而又理性理解的形式发展。事实上，他在北非的同道对他那杰出独特的姿态和风格是较难接受的，奥古斯丁选择加入政府承认的官方基督宗教——那是由帝皇谕准，却被最热心和最多分支的非洲教会所辱骂的。奥古斯丁的文学修养与聪明智慧让他有能力建构他对基督宗教的识见，远远超离他那些同时代的非洲同工。他独特的恩赐使他可以写出高度理论的著作，满足那些最有识见的读者，但他同时又可以使用权力和狂烈的言语宣讲圣道，让受教育不多的听众钦羨不已。

公元391年，奥古斯丁在希坡当上“长老”，然后在395年或396年成为主教，直至430年8月28日离世为止。希坡是一个贸易城市，没有迦太基或罗马的财富和文化，而奥古斯丁也不是常常待在这里。多年来，他每年都花几个月到迦太基，处理教会事务；在迦太基的环境和氛围中，奥古斯丁的特殊才干更能得到发挥，并更受欢迎，这远胜于希坡。

奥古斯丁身处的文化让他学习修辞的技艺——透过言说而显明自

我的能力，从而把言说者跟其他人分别开来，并鼓动群众追随他的观点。奥古斯丁所受的训练正好与他天生的才能相互一致。修辞雄辩的风格在他一生的教会事业中展露无遗。他从来不惧争论，常在教内拉开战幔。在他隐居乡间及在希坡的早年日子，奥古斯丁不断写书攻击摩尼教（Manichee）。摩尼教是基督宗教的一个教派，奥古斯丁少年后期曾参加这个教派，但十年后即离开。其后的二十年，即公元390年至410年，他都致力于让他自己所了解的基督教成为非洲最盛行的基督教。当非洲本土的基督传统陷入跟大公教会分离、出现多纳图主义（Donatism）的时候，奥古斯丁和他在官方教会主要的同工迦太基的奥云利乌斯（Aurelius）主教，立即透过写作来打一场绝不留情的战争，并争取教会领袖的支持，向罗马政府小心谨慎地上诉。公元411年，统治皇帝差派官方代表前往迦太基平息纷争。三日的公开辩论吸引了双方数以百计的主教，结果官方教会取得胜利，法律上禁止多纳图主义，表明奥古斯丁一方占领上风。

奥古斯丁接近六十岁时，他发现自己仍然要面对最后一场极为重要的挑战。当奥古斯丁得悉一个游行布道者佩拉纠（Pelagius）的教导时，对其中所蕴含的意义甚为愤怒。奥古斯丁愈来愈热切地反对佩拉纠的教导，甚至有些不一定为佩拉纠支持的意念，他也一并讨论、批判。那时其他教会中的人对此反应较为小心，感到困惑，但奥古斯丁却坚持战斗，甚至在整个420年代针对那些不太像敌对者的人发动批判。直至死前，奥古斯丁仍在策划全面大型的战斗，攻击这一最后并最有修养的敌人。

奥古斯丁多年来都一直小心经营他作家的名声，其声名遍及非洲以外的地方。他谨慎计算要与什么人通信，使得他在高卢（Gaul）、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近东一带的地方广为人知，而他的著作亦在非洲及其以外的地方被传阅。奥古斯丁晚年编订了一本他著作的目录，附以战斗性的辩护文字，阻止对他著作中不协调一致的地方进行攻击。他敌人

不少，许多人都热衷于攻击他，但他却能保有他们对他的尊重，这是因为奥古斯丁的著作满有能力及果效。

无论从哪一种标准来看，奥古斯丁的死都是失败的死。他年轻时无法想象罗马帝国的和平盛世（*pax Romana*）会消失，但在他晚年，他自己以及希坡的市民被入侵敌人的混杂军队所围攻。这些敌人已经越过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s of Gibraltar），横扫非洲，他们被当时的同代人称为汪尔达人（Vandals），是一群结合了“蛮族”（barbarians）和其他冒险寻找乐土的人的敌人。希坡在奥古斯丁死后不久即失陷，迦太基随后亦失守。这些汪尔达人对基督信条有特殊的看法，他们持守的是一套有别于奥古斯丁及当时非洲教会的基督信仰。汪尔达人统治非洲一个世纪，直至罗马政府派遣军队从君士坦丁堡进逼，推翻他们的统治。可是奥古斯丁的神学遗产却跟他的离世一起在他的家乡彻底地消失。6世纪时，在君士坦丁堡的保护下，正统基督教曾经一度复兴，但进入7世纪就因着伊斯兰的入侵而永久从北非消失了其影响，直至19世纪因着法国殖民的缘故而带来稀薄的基督教化的色彩，可是现在也正处于迅速消失中。

三 奥古斯丁自述^①

上述有关奥古斯丁生平的故事在许多地方看来跟过往所听闻的有些不同。奥古斯丁年轻时的生活广为人知，他最著名的《忏悔录》以极强的说服力述说了他早年的生活，使得许多传记学者难以抵受诱惑，去把当中讲述的故事整合到自己的传记写作中。可是，《忏悔录》的故事、述说是带有复杂微妙的目的在内的，在内容事件上它高度选择，在结构上它是神学的。整本书的目的最终是要自我证成（self-justification）和自我创造（self-crea-

^① 本部分亦是以奥当纽的“Augustine of Hippo”为文本。奥当纽在这里提醒我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于了解其生平所具有的价值和限制，对寻常以《忏悔录》为奥古斯丁早期生平的记述这一看法做出有力的批评，这是研究奥古斯丁生平不可不注意的。

tion)。这本书在奥古斯丁在世时即相当成功，此后也一直支配着后人对奥古斯丁的了解，从他自己或明或暗的言辞意念来定义他的一生。

奥古斯丁对自己生命的基本宣称是：他的所有经历都跟他宗教上归信那高度个体形式的基督宗教有关。他把这归信的经历定在米兰的日子，并由此来解释他接着而来的事业。但与他同时代的人却感到很奇怪：他为何要突出这一特别的时刻，因为他一生中并非像他所想象的经常提及这事件。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一个读了《忏悔录》就能被当中对从年轻放荡转向克制成熟的叙事所说服的。奥古斯丁总是一个好孩子，有责任感和自制。无论是奥古斯丁或是现代的传记作者都没有完全掌握他性格的精髓。他在《忏悔录》这一心理自传中所缺漏的东西，并不那么容易能让现代读者追寻得到真正的奥古斯丁。很奇怪，20世纪常见的对奥古斯丁弗洛伊德式的阅读（Freudian readings），与奥古斯丁竟然不谋而合，同样强调选择以情感最高点的角度来叙述，以致把自己的故事进行了饰选。

奥古斯丁的宗教历史仍然有可观察的事实，生育他的母亲是受洗的基督徒，父亲则在病榻中受洗，那时奥古斯丁还是少年。父母二人在生时并不特别敬虔，但母亲蒙尼嘉在寡居的日子里愈来愈显得虔诚。奥古斯丁还是小孩子时就被教会登记、预备受洗，在他生命中许多不同时刻他都考虑过受洗，却因为谨慎而一再推迟。在他那时代婴儿受洗还没有盛行，故此通常会延迟受洗，直至死前一刻，以清洗一生的罪债。奥古斯丁对基督宗教经卷好奇又不经意的阅读，补充了他的古典教育。但他跟着又参加摩尼教，这是一个热心积极和秘密的教派；奥古斯丁十分享受他们的相聚和辩论（他非常热心参与），有差不多十年之久。他在摩尼教当中得到荫庇，并借用他们以争取政治影响力，即使后来他宣称在思想上已脱离摩尼教，但他仍然跟他们保持联系。奥古斯丁在米兰找到自我时就放弃了摩尼教。奥古斯丁在米兰找到正统信仰。那时，安波罗修（Ambrose）在米兰为皇帝御前的正信战士而广为人识。公元387年